

洁本小说

水浒



结本小说
水 游
宋云彬叙订

*

新华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5 印张 500,000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重庆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03·042 定价：2.10元

出版说明

《水浒》这部古典名著，自它问世后，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逼上梁山、聚义反抗的故事，几百年来，广为流传；《水浒》中所成功塑造的众多人物、特别是象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三阮兄弟等英雄人物形象，更是深入人心，长久地为人们所乐道、所赞颂。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水浒》这部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巨大的艺术价值。

水浒故事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影响，除了其他各种因素之外，应该说这是与它产生以后，有了各种本子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分不开的。《水浒》流传的本子很多，有一百二十四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一百十五回本、一百回本、七十一回本、五十回本、四十八回本等等。这些不同的本子，都有着不同的特色，但就其在历史上的影响来说，文学价值之最佳者，要首推七十一回本子。这个本子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金圣叹根据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删节而成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以宋江等一百单八将聚义水泊梁山为终止，后边的故事情节全部砍掉。这样，小说的内容虽然少了，但水浒故事的精华却都保留下来了。

一九三五年，当时在《开明书店》任职的宋云彬先生根据一些人的建议和社会的需要，又在七十一回本《水浒》的基础上，再行删节，于是产生了四十八回本《水浒》，也就是我们现在印的这个《洁本小说水浒》。这是迄今为止，回目最少的《水浒》本子。这个本子有着明显的特点：虽然回目少了，文字短了，但小说的精要部分却更突出了。因此，这样做不仅没有损害作品结构的完整性，相反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更加合情

合理了。就这一点而论，我们不能不对宋云彬的巧妙剪裁及其对《水浒》精华和糟粕的鉴别能力表示叹服。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本子没有它欠妥的地方了，象杨志卖刀的情节似不应删去，一、二打祝家庄也不应全部砍掉等。但尽管它尚有缺点，我们仍认为这个四十八回本《水浒》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本子。同时，由于这部《洁本小说水浒》删去了原书中不少神怪迷信的内容（不是所有的）；色情渲染；过分残酷描写，如剖腹、挖心之类；等等，这就使我们感觉到《洁本小说水浒》对青年朋友阅读较为合适。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把它重新出版了。

这个本子初版时书名为《洁本小说水浒》，新中国成立前曾印过几版；解放后又再版过两次，最后一次是一九五五年，书名改为《水浒节本》，由《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我们这次重新出版，就是以《北京宝文堂书店》一九五五年版为底本，根据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整理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并参考新版本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重新加以校订，对原书中的一些明显的错误和遗漏给予了改正和增补；并恢复初版时的书名《洁本小说水浒》。原书为繁体字竖排，这次改为简化字横排。考虑到这是一个普及的本子，为帮助青年们阅读方便，我们对书中一些难读、难懂的字和词语作了简明扼要的注解，在注释时参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浒》的注解。

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北宋，南宋时就有说书人演说水浒英雄故事。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说水浒故事的话本是《大宋宣和遗事》。为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水浒》成书前水浒故事的一些情况，我们特将《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关宋江三十六人起义故事的部分摘出，附录于书后，以供参考。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一月

前 言

一 水浒故事的来历和《水浒传》的形成

《水浒传》的主题是写北宋末年(十一世纪末)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一次农民起义。

宋江这个人在《宋史》里面不止一次地提到他,说他“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说他后来受海州知州张叔夜的招抚;又说曾经有人向朝廷建议,叫他去打方腊(那时候在浙江、安徽一带起义的农民领袖),将功赎罪。究竟实际情况怎么样,因为《宋史》记载太简略,我们现在无法知道。

梁山泊原是山东寿张县梁山下面的一个湖泊。过去黄河每一次在山东决口,总是以梁山泊作“尾闾”的,所以湖面广阔,港汊纷歧,历来抗拒官府的所谓“强人”往往以梁山泊作根据地。宋朝以后,黄河改道,梁山泊渐渐淤涸,成为陆地了。至于宋江等是否以梁山泊作根据地,历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现在也无法知道。

但是,水浒故事从南宋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着。那时候有以讲说故事为职业的,叫“说话人”。因为水浒故事在民间流传,说话人就讲说水浒故事。而经过说话人的讲说,更加有声有色,动人听闻了。说话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叫“话本”,现在还存在的《大宋宣和遗事》就是话本的一种。《宣和遗事》里面有一大段是讲水浒故事的。后来经过文人的敷演,就成为一种“章回体”小说。最初出现的那部《水浒传》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推想起来,结构一定很松散,辞句一定很粗糙的。再经过许多文人的加工,才成为现

在这个样子的《水浒传》。做加工工作的文人里面有罗贯中和施耐庵。罗贯中(约1330?—1400?),在贾仲名的《续录鬼簿》里提到过他,虽然只有寥寥几十个字,也让我们知道了他是太原人,元惠宗至正二十四(1364)年间还在世。施耐庵的事迹就无从查考了(解放后曾经在江苏兴化县的施家桥发现过关于施耐庵的材料,那是绝对不可靠的)。

二 《水浒传》有哪些不同的本子?

《水浒传》有各种不同的本子。现在保存的明朝刊本,主要有一百回的和一百二十回的两种。一百回本写宋江等以梁山泊作根据地,抗拒“官军”,后来受朝廷“招安”,奉命“征辽”和“征方腊”。一百二十回本出现在一百回之后,在“征辽”以后、“征方腊”以前增加“平田虎”和“平王庆”的故事。一百二十回本出现不久,又出现了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实际是七十一回。他根据一百二十回本或一百回本加以批改,把第七十一回以后的文字全部删掉,把第一回改称为“楔子”,第二回移作第一回,七十一回就变成七十回了。他自称得到了一个“古本”,说这个古本只有七十回,又在末了添上一段卢俊义做噩梦的文字,作为全书的结束。他任意修改了《水浒传》的文句,又伪造了一篇施耐庵的序文。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出现以后,流传很广,两三百年来大家几乎不知道除了七十回本还有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的本子。

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七十一回本的《水浒》。那是根据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对照了一百二十回本而加以慎重校订过的。把金圣叹本的“楔子”仍旧作为第一回;凡是金圣叹改坏了的地方,根据一百二十回本从新改了回来(当然,金圣叹改得好的地方也就不改回来了)。一九五四年三月,《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用“天都外臣序刻”的本子(一百回的)作底本,再用别的本子来作补充,并加以校勘,所有增添或删改之处全在校勘记里面一一注出。前一个本子供一般人阅读,后一个本子供研究古典文学者参考。

三 为什么要有个节本?

既然有了这两个本子(七十一回的和一百二十回的),为什么还要来个节本呢?

像《水浒》一类的古典文学名著究竟需不需要有个节本,大家的意见还不一致。有人认为整部的长篇小说一经删节,完整性就给破坏了。有人认为《水浒》里面有些色情描写,似乎不应该给青年们看;但是仔细一想,所谓色情描写不仅古典文学作品里有,现代文学作品里也有,现代青年具有科学的性知识,不至于被所谓色情描写所冲动,那又何必删节呢?但也有人认为像《水浒》之类的长篇章回小说难免有不精彩或者说不重要的部分,如果把这些部分删掉了,那么精彩的或者说重要的部分就愈加突出了。至于色情描写像《水浒》里面的“王婆贪贿说风情”之类究竟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删去了也无损于原书的完整性。我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想,我们既然老老实实说明白是个节本,而且我们仅仅删了一些,除了在接榫处偶尔添上一两句话或者作些必要的补充说明以外,基本上并未改动本文,那也算不得欺骗读者。我还觉得,为了把作品的精要部分给突出起来,以便青年们的学习,凡是大部头的文学名著都可以、而且应该有个节本的。节得好不好,那是另一问题。

在这儿附带说明一下:这个《水浒》节本是我二十年前在上海《开明书店》当编辑的时候做的一种工作。那时候《开明书店》编辑

部主任夏巧尊先生提议把几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加以删节，作为青年课外读物。他的理由是：学校教师往往借口古典文学中有色情描写，不让青年们阅读，如果把色情描写部分删掉了，教师们无所借口，我们也更有理由向青年们推荐了。我赞同夏先生的意见，担任删节《水浒传》。这个删节本由《开明书店》出版，管它叫《洁本水浒》，意思就是说，这个本子里面凡是不适宜给青年看的部分都删干净了。这个本子重印过好几次，前后共印一万二千册。最后一次的重印在一九五一年，我还写了《重印洁本水浒序》。最近北京宝文堂书店征得我的同意，重印这个本子，由我再校阅一番，改正了一些错误，并且改换名称——叫《水浒节本》。

四 根据哪个本子删节的？

我们是用金圣叹的七十回本作为底本来加以删节的。金圣叹是个满脑子封建思想的文人，反动得很。他之所以要删去第七十一回以后的文字，主要是不愿意让宋江等一百单八人受“招安”，而希望把他们“在堂下草地里一齐处斩”。这层意思在他给《水浒传》装的那段尾巴上已明白告诉我们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金圣叹的本子呢？

我们认为水浒故事的主要部分、《水浒》的主题的中心意义以及它的艺术上的精华都包括在七十一回里面了。到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无论就故事的发展来说，就主题的意义来说，都能够保持它的完整性，可以把它从全部《水浒传》里抽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本子。金圣叹当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其实大家都看得到，也不是金圣叹有什么独到之见），才敢动手删改。否则金圣叹的七十回本不会流行两三百年来，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不会出版七十一回的《水浒》了。

五 怎么样删节？

前面说过，明、清的章回小说是从话本脱胎来的。说话人讲一个故事不是一次讲完，而要连续讲下去，往往讲到紧要关头突然停止了，对听众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写小说的人模仿说话人讲说故事的办法，把全书分成若干“回”，每回用对偶的句子就是所谓“回目”来概括每回的故事内容，又在每回的开头和末了模仿说话人口气，安上“却说”、“话说”、“且说”和“且听下回分解”等等的話。我们既然肯定《水浒》是文学作品，是一部小说，那么这些话实在是不必要的。因此，这个节本取消了原来的回目，把金圣叹本的七十回改成四十八节。所有“却说”、“话说”、“且说”和“且听下回分解”之类大部分都删了。每回开头几句跟上一回重复的话也删了。但也有些虽然是说话人的口气可无法删掉的。例如“说时迟，那时快”和“不在话下”之类，我们都不删。又如写打祝家庄的时候，石秀故意叫孙立捉了，作者用“看官听说”的话来说明“石秀的武艺不低似孙立，要赚祝家庄人，故意教孙立捉了，使他庄上人一发相信他”（见四八六页），这儿的“看官听说”就无法删掉。

我们认为不是精要的部分都删掉了。删掉的部分有的不必作补充说明，读者看到后面就会知道有过这么一事情。例如七十一回本的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和第六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官寺”，前一回几乎全部删了，后一回也删了一大半。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后来都在鲁智深讲的话里说清楚了（见五五〇页、五六三到五六四页），不用加补充说明。有的必须作补充说明的，我们就在适当场合加上几句说明，用括弧标出，并且尽量采用原来的语句。例如鲁智深放火烧了相

国寺的菜园，逃走江湖上，在孟州十字坡遇见张青夫妇，又和杨志合力夺取了二龙山(七十一回本第十七回的前半回)，我们认为不重要，删了，就在后面张青对武松讲到鲁智深“占了二龙山宝珠寺，和一个什么青面兽杨志霸在那方落草”的时候，下面加括弧简单地补述了鲁智深十字坡遇张青和上二龙山的经过(见二五一页)。

七十一回本第二十四回的后半回和第二十五回的前半回，写的是“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和“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因为里面有些色情描写，我们把它删了。这一段删得极自然，不用作补充说明，只要读了节本的“潘金莲”和“紫石街”两节，也会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删去了潘巧云跟报恩寺里的和尚结识，石秀杀了那个和尚又杀了潘巧云的那一段故事，就不得不在“杨雄与石秀”那一节里加上补充说明(第四五一页)。加补充说明原是不得已的办法，否则整个故事要脱节。

《水浒》里有涉及神怪的，如“洪太尉误走妖魔”(七十一回本第一回，就是金圣叹本的楔子)、“李逵独劈罗真人”(七十一回本第五十三回)、“公孙胜芒砀降魔”(七十一回本第六十回)之类我们都删了。有涉及迷信的，如写林冲奔回草料场，见两间草厅已经被大雪压倒，作者就说“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七十一回本第十回)之类也都删了。但也有不能删的。例如戴宗有一套“神行法”，只要“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如果因为事涉神怪把它删了，那么“神行太保”这个绰号就失去了意义，而《水浒传》里有几段故事就无法凑合起来了。又如宋江得“天书”，如果因为事涉神怪把它删了，那么“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的名单就无所依据了。好在现在决不会有人相信腿上

缚上了什么“甲马”就会日行八百里，也不会有人相信真有什么“天书”。而况历来农民起义往往假借道术之类，宋江的伪造“天书”也是很自然的。

《水浒传》有些地方写得不大真实。例如写武松从飞云浦连夜赶回城里，跳进了张都监的后花园，径蹑到鸳鸯楼扶梯边来，捏手捏脚摸上楼来，在扶梯口听，只听得蒋门神口里称赞不了，说“亏了相公与小人报了冤仇，再当重重的报答恩相”，张都监和张团练也说了一些如何安排结果武松性命的话。这是不真实的。试问：张都监他们在鸳鸯楼上吃了半夜的酒，“此时亲随的人都伏事得厌烦，远远地躲去了”，为什么他们三个人老是在讲那些话，而且刚刚给武松在扶梯口听到呢？所以我们把那一段对话删了，只说武松摸上楼来，“只听得那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说话。武松听了，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第二八四页）。这样不但行文紧凑，而且合乎情理。

《水浒》有些地方写得过分残酷些，如剖腹挖心之类我们都把它删了。虽然我们可以这样解说：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杀戮人民多么残酷，梁山泊好汉来个凶狠的报复，正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是被压迫人民对于凶狠的压迫者的报复要求和报复心理的一种反映。但是阶级斗争究竟不一定要采取残杀的手段，而况既经动手删节了，何妨把那些部分删去，比较保留下来再向读者解说要干脆得多。

总而言之，我们的删节是相当审慎的，务必做到虽然删节了许多，总要让故事能够连贯起来，不至于脱节，也就是说，不损害全书的完整性。

我们所根据的金圣叹的本子是经金圣叹修改过的。有些地方改得很细致也很生动，确实比原来的好。例如武松碰见武大在十

一月上旬，过了十多天，搬到武大家去住，“不觉过了一月有余，看看十二月天气”，下了一场大雪，潘金莲央及间壁王婆买下些酒肉之类，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等武松回来喝酒（第二二四页），百二十回本“十二月”作“十一月”，金圣叹很细致地把它改正了。又如武松杀了潘金莲，一直奔西门庆药铺前来，把那主管“一引引到侧首僻静巷内，蓦然翻过脸来道：‘你要死却是要活？’”主管慌道：“都头在上，小人又不曾伤犯了都……”武松道：“你要死，休说西门庆去向，你若活，实对我说西门庆在哪里？”主管道：“却才和……和一个相识……去……去狮子桥大酒楼上吃……”武松听了，转身便走。”（第二四〇页）这段文字跟百二十回本比较，只更动了两个字，加上了几个字，但是生动得多了。所以鲁迅说金圣叹改《水浒传》“字句亦小有佳处”。凡是字句小有佳处，我们都依照金本，没有改动。

但是《水浒传》给金圣叹改错了或改坏了的地方很多，大大地削弱了原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例如李逵从沂水县回到梁山一节（第四四〇页），百二十回本作“李逵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众人大笑”。金圣叹有意把它改成“诉说假李逵剪径一事，众人大笑。又诉说杀虎一事，为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说罢流下泪来。宋江大笑道……。”李逵流泪，宋江大笑，金圣叹的用意无非要让读者痛恨宋江毫无心肝。又如孔明、孔亮兄弟为救他们的叔叔，攻打青州城，孔明被擒，孔亮上梁山讨救兵，宋江对他说，“此是易为之事，你且放心。先来拜见晁头领，共同商议”（第五五五页），金圣叹把后一句删了。金圣叹的用意无非要让读者觉得宋江大权独揽，目无晁盖。又如准备攻打曾头市的时候，卢俊义自告奋勇，愿为前驱，“宋江大喜，便道：‘员外如肯下山，便为前部。’吴用谏道……”（第六五

○页)，金圣叹改为“宋江便问吴用道：‘员外如肯下山，可屈为前部否？’吴用道……”。后来卢俊义活擒史文恭，解投曾头市来，“燕青解了那匹千里龙驹，径到大寨。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怒：喜者得卢员外建功，怒者恨史文恭射杀晁天王。仇人相见，分外眼明”（第六五八页），金圣叹把“心中一喜一怒”改为“心中一喜一恼”，删去了“喜者得卢员外建功，怒者恨史文恭射杀晁天王。仇人相见，分外眼明”两句。后文宋江自谦有三件不如卢俊义处（第六六一页），金圣叹特地在宋江说某一件不如卢俊义处的后面都加上了一句含有挑拨性的话——“众人无能得及”。金圣叹的用意无非让读者感觉到宋江一心要跟卢俊义争第一把交椅，是个患得患失的伪君子。

金圣叹还喜欢自作聪明，改动了文句，又在批语里面赞叹一番。例如郝思文、宣赞被擒一节（第六三二页），林冲、花荣、扈三娘擒的是郝思文，秦明、孙立擒的是宣赞。宣赞原是使刀的，所以说他慌张了，“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搠下马来”。金圣叹因为宣赞的绰号叫“丑郡马”，特地把郝思文跟宣赞对调，让一丈青擒宣赞，并加上批语，说“独添女将，为‘丑郡马’三字渲染”。可是他这一次的要小聪明要出纰漏来了：这样一对调，原来使枪的郝思文忽然使起刀来了。

凡是金圣叹改坏了或者改错了的地方我们都改回来了。也有我们认为极重要却被金圣叹删了的，我们根据百二十回本把它补上了。这就是节本最后一节里“单道梁山泊好处”的那篇四六“言语”。这篇言语虽然是用说话人口气说出来，并且经作者写成了“四六”骈文，却反映了农民的一种乌托邦思想，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常常有这种乌托邦思想的表现，我们认为不应该把它删掉的（这篇“言语”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全传》中的文字全

不相同，那是因为根据的本子不同的缘故，《水浒全传》的校勘记里已经说明了）。

六 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部杰出的作品，青年们多喜欢看。自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慎重地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浒》以来，大家更热烈地研究和讨论《水浒》。在研究和讨论中发现不少问题，大家希望得到解答。冯雪峰同志曾经写过一篇长文章，题目叫“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分载《文艺报》一九五四年第三、第五、第六、第九、第十一号。我认为他的解答是正确的，现在根据他的意见，扼要地把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作些解答。我相信对于《水浒节本》的读者们会有帮助的。

第一、真实性问题。《水浒》描写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宋江实有其人，梁山泊实有其地，那么究竟它所描写的是不是“真人真事”呢？我们的回答是：文艺作品的真实性是不能用“真人真事”的标准来判断的，因为文艺创作和“真人真事”的记录——历史著作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历史著作像“二十四史”之类不能不用真人真事去记录历史上的事情（当然也有所分析、总结和批判），但文艺作品即使以历史上的或现在的真人真事作题材，也允许可以跟原来的实际事件和人物有出入，甚至可以有极大的出入，因为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一般说来，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是作家用研究和想像等方法创造出来的。因此，一部文艺作品的真实性必须根据生活去判断，就是说，它描写怎么样的社会的生活，我们就根据怎么样的社会的生活来判断。例如某一作品是描写某一社会环境的生活的，作者根据那一社会的实际生活创造了一些人物给我们看，我们如果要判断这些人物的真实性，那就要研究这

样的一个问题：这些人物形象，就是这些人物的行动、思想、感情和个性等等，在那个社会环境中是否曾经存在或者可能产生的？北宋末年宋江等人的起义斗争史书上虽然记载得很少，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水浒》所描写的起义情况显然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有许多部分还显然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它的人物全部是创造出来的。但这是就事件的表面上说的；从事件的根本精神上说，《水浒》的描写是高度的真实的，其中关于社会现象和斗争的描写也都是有高度真实性的。它大胆地描写了封建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创造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中的英雄形象，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正义的斗争和思想。这些人物，从宋江到时迁，他们的斗争和性格，作为典型来看，在北宋末年或接近北宋末年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在农民起义中，无可怀疑地是真实的。

我们从当时的社会生活来判断，说《水浒》有高度的真实性，并非就是说《水浒》是一部当时事件的忠实记录。但是，从根本意义上说，一切有高度真实性的文艺作品都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因为一切这样的作品都是人类生活的真实记录。例如杜甫的诗，在它的伟大的艺术和思想的价值之外，还可以把它当作历史资料，用来研究唐朝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水浒》也是这样。在它的伟大的艺术和思想的价值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它来研究宋朝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北宋末年的这一次农民起义。

第二、《水浒》的主题是不是描写农民起义的问题。有人认为《水浒》所描写的梁山泊并不是跟朝廷对立的，宋江和许多英雄都不是农民阶级中人，书中又差不多没有写到农民群众的斗争，宋江很动摇，有受“招安”的想头，不像个农民起义的领袖，而且作者又把梁山泊写成一座“强盗山”了，因此就怀疑梁山泊英雄们的行动可以不可说成是农民起义。关于受“招安”的问题，冯雪

峰同志也有所解说，这个节本只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没有讲到受“招安”，这儿且不谈。其实《水浒》里面明白写着梁山泊是和朝廷对立的，是“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第三八〇页）。宋江虽然没有称帝称王，但他分明竖起了反叛朝廷的旗子。这面旗子上写着“替天行道”。行什么道呢？行“忠义”之道。照宋江他们的实际行动看来，“忠”的内容是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地主恶霸，反对奸臣，以至反叛朝廷；“义”的内容是仗义疏财，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以及誓同生死，誓向迫害者报仇雪恨等等。梁山泊在王伦时代已经是农民起义的根据地，到晁盖、宋江时代势力大了，梁山泊在实际上也就成为一个初级性的农民政权。这个在实际上存在的初级性的农民政权实行了反对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好多次抗击了围剿的官兵，并且到政府统治区进行了好多处游击战争，同时也肃清了根据地附近的恶霸地主的武装，最后还粉碎了童贯率领的十万人和高俅率领的十三万人的围剿大军；而且梁山泊在自己统治范围内已经开始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建立和巩固了革命秩序。梁山泊这个实际上存在的初级性的农民政权，作者在第七十一回中是把它当作一种农民式的乌托邦政治理想的实现来描写的。

《水浒》里面确实也写了一些看来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和普通所说的“强盗山”好像没有什么分别的强盗山。这是容易理解的。在一个遍地发生农民起义的时代，农民群众和一般人民中为饥寒所迫不得不流为以抢劫为生的人一定是相当多的。这些人往往一小股一小股地集合起来，占据山头，采取从事抢劫的斗争方式。这是农民起义的初步的斗争方式，以后才逐步发展成为更有组织的更高的斗争形式，成为大规模的起义军。梁山泊发展的过程，就是很多小股的以初步的方式从事斗争的起义势力都逐步归并到

晁盖、宋江下面来了。

第三、梁山泊英雄人物的人民性和群众性的问题。梁山泊势力的基础是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水浒》里面写得很明白,不用再解说。《水浒》作者写出了直接参加起义的人数的众多,也写出了梁山泊的斗争怎么样在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情况。但是,《水浒》是以描写一百单八个英雄为主的,而且实际上是以着力写其中的一部分英雄为主的,所以有人觉得“宋江和许多英雄都不是农民阶级中人,书中又差不多没有写到农民群众的斗争。”这种看法是把农民起义中的英雄人物和起义的农民群众割裂开来了,把英雄从群众中孤立起来了,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要知道,这些英雄人物,不管他们是不是从农民阶级出身,只要是和农民群众在一起举行起义,只要他们的斗争是属于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那么,写这些英雄人物的这种斗争,也就是写农民群众的斗争。文艺作品写人物总是用“典型化”的方法的。不论写出来的是普通人物的典型或者英雄人物的典型,总是反映了一种社会势力和属于这种社会势力的许多人的特点的。《水浒》所描写的非常突出的英雄人物大都是人民性十足的人物,也是群众性十足的人物,包括不是农民阶级出身的人物在内。《水浒》里有不少非农民阶级出身而参加农民起义的人物,也是历史情况的真实反映。中国历史上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不会有过一次没有农民阶级之外的人参加的。当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革命的要求既然是农民阶级的要求,革命的基本力量又是农民群众,有非农民阶级的人参加并不能改变革命的性质。非农民阶级的人,当他们在农民起义中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他们当然应该说是革命者;当他们体现着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农民群众的意志,奋勇地、正义地斗争着的时候,他们也当然可以成为农民群众所拥护的英雄,并且可以